

别人的 都市

郭景山 著

打工者纪实系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打工者纪实系列

别人的都市

郭景山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别人的都市/郭景山著. -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2.2
(打工者纪实系列)

ISBN 7-5008-2722-9

I. 别… II. 郭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4561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 62005038 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版 次: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220 千

印 张: 10

印 数: 001—8000 册

定 价: 18.00 元

书 号: ISBN 7-5008-2722-9/I·777

ABAA4/0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在路上

——出版者的话

也许我们应该首先给“打工”做一个界定：异地他乡，在一座没有当地“户口”的城市中，依靠自己的智力或体力付出劳动换取生活费用。这些界定文字有些蹩脚，但我们至少可以用这样狭义的解释，在茫茫人海中将“打工者”这一特定人群分离出来。于是我们看到，从山区，从平原，甚至从学校，从不知哪个边边角角的地方，涌来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，涌入某一座城市的某一些角落，开始了生疏而艰涩的生活。他们就是今天的“打工者”。

是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吗？是在凌厉的寒风里飘来荡去的“蜘蛛人”吗？是等待客人修理雨伞的姑娘盼望风来雨来，是菜市场里西装革履的卖菜汉子在论斤论两？仲夏的夕阳在水泥森林后面落下去了，一个小伙子忧郁地望着过早降临的暮色，躁动不安的诗的灵魂渐渐沉睡。农历腊月，车站码头，那满目皆是的滚滚人流……

打工，是这些离乡背井的人的一种生活状态，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里程。如果生命是一条河，那么，“打工”这个河段的水流必定汹涌澎湃。汹涌澎湃的水流，承载着的是打工者的欢乐和劳苦，是期望、奋斗和追求。今天，对他们的昨天是陌生的；明天，他们或许会毅然决然地抛舍已经熟悉了的今天，再一次启程，走向新的陌生。健康的肉体 and 鲜活的灵魂，在城市的夹缝里艰难地跃动不已。这已经不单



单是生活状态，而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命状态。城市因此而更加生生不息，他们会从稚嫩走向成熟。水流也许不再清澈，但生命会更加坚韧和刚强。

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路，无数年轻的男男女女走在路上。有歌声，有荆棘，有鲜花，有泪水。有起码的生存欲望，有远远超越生存欲望的更高追求。

每时每刻，城市里到处都在演绎着本书中的动人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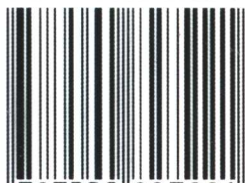
刘延庆

2002 年元月

在陌生的都市里
十位熟悉的打工者
自我曝光真实的经历

.....

ISBN 7-5008-2722-9



9 787500 827221 >

选题策划 王晓龙
责任编辑 卢锐锋
装帧设计 佟昭丽

ISBN 7-5008-2722-9/I · 777 定价: 18.00元



目 录

1/ “垃圾仔” 李四

他不是一开始就做了“垃圾仔”，他给别人打过工，五年里和老板打了两次架。不过自从当了“垃圾仔”，生活却变好了，爱情降临了，收入增加了，细细地回味生活的滋味，苦辣酸甜，每种滋味都有难忘的故事……

27/ “居士” 达天奇

一段时间里，他曾与三位女性陷入感情的纠葛；在北京打工期间，八岁的儿子又落水溺死；为了生存，他不得不一次次跳槽；为了生活，他又不得不强忍下不能忍受的欺侮。他说，尽管我还要在北京干下去，但北京不是我的家；他说，我对北京是既爱又恨……

60/ “草籽” 王大力

为了吃饱肚子，他与十五岁的弟弟一道远走北京，干过装卸工，当过建筑工人，种过地，卖过菜……他打架，他嫖娼……他说：有一点办法就千万别做农民，城里好歹比乡下强。他说他准备出一笔钱，把三个孩子的户口办到城里来……



目 录

都市浮萍李小芸/85

怀揣一个美丽的梦想，她从乡村来到北京。然而，现实却将她的梦击得支离破碎。她发誓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人生目标，而现实却总与她的梦想保持着不既不离的距离。她渴望能得到爱，当爱来到她身边时，她能把握得住吗……

今夜无眠/109

——“浪子”刘笑风的自述

刘笑风，男，二十五岁，初中文化，湖南浏阳人。1994年来北京，先后做过工艺品厂工人，餐厅厨师，歌厅 Boy 等；开过公司，当过经理，现为某房地产公司业务员。他的打工历程就像一本有头无尾的书。

织梦女孩胡秋雁/141

她曾到一个名门望族去当保姆，她曾在茫茫人海中，找到了自己梦中的“他”，当她为了这种纯粹的爱而战栗，并不顾一切地与“他”同居后，却又痛苦地发现，爱情在现实中竟是这般苍白无力，甚至是举步维艰……在挫折和打击面前，她会进行怎样的抗争？



目 录

170/ “唯美主义者” 史三八

曾经的辉煌，曾经的鲜花与掌声，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，从艺术的舞台回到生活的舞台，她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她没有屈服，而是向命运发起了挑战，是美造就了一个成功的女人，她的传奇，写也写不完。

196/ “中原猎豹” 李海军

他从小就是个刺头，就是个叛逆者，他有豹子的野性，正是靠着这种野性，他没有屈服，没有被生活的挫折毁灭。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今天拥有上千万资产的老板，他的成功，他的故事，会给徘徊在失落中的人们更多的启迪。

244/ “葵花女” 赵苹

因交不上一块钱学费而挨打的赵苹，面对自己无法改变的现实，曾很悲观地断定自己这一辈子完啦。然而，十年闯荡北京的经历，就像一本书，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，也有败走麦城的苦涩。在北京，她找到了爱；在北京，她也曾因自己的不慎而触犯法律，差点去做牢……



目 录

行走在都市的边缘/285

——“法律工作者”晓尘口述实录

晓尘的经历，就像一本书说的那样“活着就得折腾”。生活的艰辛没有磨灭她心中的梦想，她边打工边读书，毕业后没有正式的工作，为了餬口，走南闯北，四处碰壁，但达观的人生态度丝毫不减。生活又掀开了新的一页，新的故事开始了……



“垃圾仔”李四

李四，本名李继良，山东枣庄市人。1990年来北京，现在某社区做清洁工。

他不是一开始就做了“垃圾仔”，他给别人打过工，五年里和老板打了两次架。不过自从当了“垃圾仔”，生活却变好了，爱情降临了，收入增加了，细细地回味生活的滋味，苦辣酸甜，每种滋味都有难忘的故事……

国际展览中心附近，有个西坝河××小区，小区里大大小小有一百多栋楼，一万多口人。该小区是北三环沿线较大的居民小区。在这片灰色楼群里，有七座楼是“垃圾仔”李四的领地。他每天的工作，就是把这七座居民楼里的垃圾掏空，然后再把这些垃圾拉到一个指定地点。干完这些后，他还要再用一条长长的笤帚“哗啦哗啦”把每座楼道里每一层楼梯都打扫干净。

李四扫楼道的时候，这些楼里的居民还在黎明前甜甜的睡梦里。“不能等大家起床了再打扫楼道。扫楼时尘土飞扬，大家会有意见。如果大家都对我有意见，居委会的人也就该



找我了，时间一长，我这工作也就别干了。”

三十一岁的李四只有一米五六的个子，枣核脸，黑面皮，不像日常所说的山东大汉，但显得短小精悍。人们平时见他，多是一身灰尘、一身泥土的样子，日子长了，大家就把他的大名给忘了，都喊他“垃圾仔李四”。尽管叫他垃圾仔，却没有丝毫贬低他人格的意思。其实，李四是个很塌实肯干的人，又乐于助人，小区的人都挺喜欢他。李四装垃圾的车子，是辆铁把手、铁车厢的排子车。车很结实，也很沉。平时见李四拉垃圾，小小的身子几乎都埋在车辕里，脖子伸得很长，像被人追赶的家鹅。但李四挺有劲，一大车垃圾拉得丝毫不见费力气，脚步也很轻快。他挺自豪地说：“这点活算什么？当年在老家时，一车二百块砖，一口气拉十几里地，气都不带喘的。”

采访李四挺不容易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因为他太忙了。李四将自己一天的时间划分成几个时段：早6点到7点半是他掏垃圾、扫楼道的时间；早晨8点多吃完早饭后，李四开始给人做小时工；做小时工的时间是不固定的，如果做完小时工之后还有余暇，李四就在小区里捡破烂。啤酒瓶子、易拉罐、破铜烂铁、废旧衣物，这些东西在李四眼里统统都是好东西。

—

2001年初春的一天，李四与笔者约定：“今天下午6点以后你来找我，那个时候我有时间。”

当天晚上6点半，笔者准时来到李四的住所。但李四仍未回来。



李四的家就住在小区 125 号楼的地下室里。125 号楼是座二十五层高的塔楼,地下室很大,居委会为了方便本楼的居民,将这个地下室作了居民的存车处。李四除了负责清扫七座楼的垃圾、楼道外,还负责看管地下室里的自行车。每辆自行车每月的管理费是三元钱,山地车五元,摩托车十元。李四收的这些钱,一部分交给居委会,一部分花在看车的必要费用上,比如买电、买打气筒等,其余剩下的才是李四赚的。

李四住的这间地下室是间背阴、半地下的房子,约有三十多平方米。平时,李四在外面忙,看自行车的活就是李四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小葛的。很有经营头脑的李四,不仅把自己住的这间地下室用来看管自行车,还把房间的一半辟出来开了个小杂货店,经营的内容不外乎大家平时生活离不开



多种经营



的油盐酱醋、啤酒、方便面等，除此之外，李四还在自己的店里安了部公用电话，据说一个月也能挣一百多元钱。今天替李四看管杂货店的是个陌生女子，一问，说是小葛的妹妹，问她叫什么，她说她叫“刘××”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她是小葛的弟妹。正说着话，进来一个小伙子，是李四的小舅子。小伙子自言从山东来北京半个多月了，想在北京找个活干，但现在还没找到，于是就和自己的妻子一块儿替姐姐、姐夫在这里打理打理活儿。

晚上7点半，李四和几个人回来了。李四今天的情绪看来不错，他一进门便摘下头上的帽子连说：“对不起”，一边将手上拎的一大包吃食放到桌子上。打开包，里面是几斤新烙出的烙饼，还有煮花生米、朝鲜小菜等，扎眼的是一大包猪头肉。问李四今天怎么这么“奢侈”，李四笑呵呵地说，今天有两件好事儿：一是妻子小葛在望京小区找了份活儿：给两家人做小时工，每家每天工作两个小时；另一个好事是，李四今天将四十天来收捡的破烂拿出去卖了，共卖了四百一十多块钱，所以今天晚上改善改善生活。

快8点了，妻子小葛还没有回来。李四于是将大饼、猪头肉等各分出一份来，一份拿给自己的小舅子，要他们先吃，另一份留给小葛。

采访起初是漫无边际地聊家常，聊来聊去就聊到李四的小杂货店。李四说他的小店没有营业执照，也不交税，是个“黑店”，所以他这儿的東西比外面的都要便宜些。问李四工商部门管不管？李四笑着说：“管啊，我就被查了一回，罚了五十块钱。自那以后就再也没人来查了。”我挺纳闷，李四在地下室里开个小店，不显眼不铺张的，工商怎么竟也查到这儿了？李四笑着指了指楼上：“有人告状。”原来125号楼一层以前有个“欢欣小店”，小店主人据说是个特困户，



工商、税务都是免税收的。李四来了之后，瞅准了干这个行当能挣钱，不声不响地也搞了一个。毕竟客源有限，他一搞，势必影响人家的生意，人家又是正当、合法经营，自然不能容忍李四这个“黑店”，于是就把李四给告了。工商罚款之后又警告李四：必须立即关张，否则还要重罚。李四口头上答应得蛮好，但工商的人走了之后，他仍然照干不误。也许李四的东西确实物美价廉；也可能是楼上那家“欢欣小店”的店主找到了比开杂货店更赚钱的买卖。反正自那次以后，就没有谁再找过李四的麻烦，李四的小店于是也就安然无恙地开到现在。



李四与妻子小葛

正说着话，李四的妻子小葛回来了。李四于是拿出刚才留出来的饭与妻子一起吃。小葛名叫葛玉莲，比李四小一岁，尽管身材粗壮，但个头比李四要高半头，而且长了副方方正正的大脸盘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大脸盘上那双细眯眯的眼睛总是溢着笑，人也显得很朴实、很善良。来北京之



前，小葛在山东老家当了七八年的民办教师，找对象也蛮挑剔的，不知怎么就看上了李四。与李四结婚后，她便放弃了可能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，辞掉了工作，嫁鸡随鸡地与李四一块儿来到北京。

随着谈话话题的不断深入，李四很快被问到一个实质性的问题：当初他是怀着一种什么动机、什么目的来北京打工的？听了提问，李四只是笑，并不急着回答，而且还拿眼睛睨视小葛。小葛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，放下手中的活儿，很注意地听。李四见妻子不走，便拿话岔开话题，扯别的事。扯了一阵，见小葛还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他就支使小葛说：“你到外面看看，炉子上烧的水开了没有？正等着沏茶哩。”妻子小葛一离开屋子，他便立马将屋门闩上了。看来李四不想让小葛知道自己来北京的秘密。

“目的？能是什么呢？说实话，就是希望借在外面打工的机会找个对象。”见妻子在外面忙别的事，李四才开始回答提问。这时的李四好似不像刚才那么自然了，脸上竟然飞出几点红晕，神态也有点忸怩。这个问题触及李四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问题了。

“我的个子和长相你也都看到了。我自己承认，我的个人条件不太好，十年前，像我这样的男人在农村找个媳妇都不容易。到北京来，升官发财的梦咱也不想，无非就是想借在北京工作这么个好名声，诓个媳妇娶进家。”

道出了内心的秘密，李四倒也像卸下了包袱，表情也自然了，说话也顺畅了。

十年前农村最大的两件事是什么？盖房子，娶媳妇。叫我说，盖房子这事还好说，有钱就行；没钱跟亲戚朋友借借挪挪也能办。娶媳妇呢？这事就不一样了。十年前的农村形势跟现在可不一样，整个儿翻了个，你看现在，不论小伙子



长得啥熊样，大闺女抓住就不松手，订了婚也不跟以前那样催命似的要彩礼了。现在的小伙子可真是摊上好时候了。十年前，别说有几分模样的大闺女，就是长得像歪瓜裂枣，家里外头都拾不起来的女孩子，哪个不是眼睛长到了脑门上。说句难听的，那时候，只要是个女的，不管是聋子、瞎子、傻子、瘸子都能嫁出去。而好小伙子却被晾下一大批，我就赶着那个时候了。1987年，我小学毕业，该考初中。考了，也考上了，但听说让人给顶替了。小学五年，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，但我确实对读书不太感兴趣。嗨！顶了就顶了吧！我也不想再上了。就这样，我就开始在家里干农活。在农村，我们是个大家庭，我上头有三个哥哥、三个姐姐，我最小。说实话，家里那点活根本用不着我，有我也可，没我也行，可我不上学了，不在家干活又能干什么呢？父母都挺替我犯愁，但最让父母犯愁的还不是我，是我的三个哥哥。那时候我还小，还不到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但我的三个哥哥一个个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。我家父母个子都矮，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也都长不高。要说过的日子，我家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家在银行里就有一万多块钱的存款了，给大哥、二哥成亲准备的两座新房也盖起来了，每人三大间，前边带出廊的，但大哥、二哥就是迟迟定不了婚。来相亲的，看了我们家的房子都说盖得不错，没得挑；但见了我的两个哥哥，说话调就变了。那段时间，相亲的就像赶集似的，隔三差五就没断过。我爹、我娘为这事也不知打了多少斤酒、杀了多少只鸡，请了多少媒人，最后两个哥哥好歹都算找到媳妇了。但这事给我的刺激挺大。我知道，如果没有其他原因，哥哥的遭遇迟早也会发生到我身上，我可不想打光棍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我不能待在家里，我得出去闯荡闯荡，说不准就能碰上一个不嫌我个矮的